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東方文庫第二十五種

東方
商務
印書
館發
行
雜誌
社編
印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范壽康先生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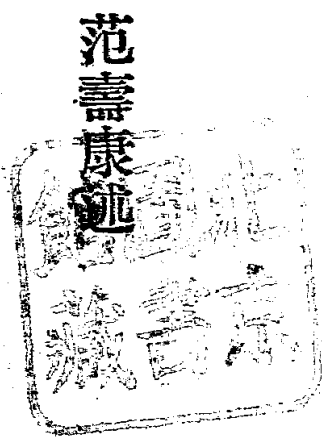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二十
週年紀念
刊物

目次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	一
馬克思的理想及其實現的過程·····	一九
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的位置·····	四一
馬克思主義的最近辯論·····	六七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

馬克思(K. Marx)爲批評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起見，他就決心出一部大著作。一八五九年他的大著作的第一卷就出了版，這一冊書定名叫做經濟學批評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這冊書就是大名鼎鼎的馬克思的資本論 (Das Kapital) 的前身。在這冊經濟學批評的裏面他作了一篇序文，這篇序文是在一八五九年一月所做的。在這篇序文的中間他序述了他自己所以研究經濟學的經過，他又記載了他研究後所得的結論。這個結論就是有名的唯物史觀 (Die materialistische Anschauung)。這個結論又是馬克思自己所稱



(南)

的研究的指南針。我現在想將他的原文分段譯註，然後再加以大體的解釋。我又須在這裏聲明一下：我的這篇文章是根據日本河上肇博士的社會問題研究第三冊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論的體系（其二）做的；我對馬克思的大著資本論及經濟學批評也尚沒有披讀的光榮；所以原文都是從那冊社會問題研究抄下來的，譯註解釋雖間有少許的私見，可說完全是根據河上博士的意見。現在根據河上博士的分段法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分作五段，再將每段的字句逐一譯註起來，就是如下：

I 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 ihres Lebens gehen die Menschen bestimmte, notwendige, von ihrem Willen unabhängige Verhältnisse ei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die einer bestimmten Entwicklungsstufe ihrer materiellen Produktivkräfte entsprechen. Die Gesamtheit dies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bildet die ökonomische

Struktur der Gesellschaft, die reale Basis, worauf sich ein juristischer und politischer Ueberbau erhebt, und welcher 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sformen entsprechen. Die Produktionsweise des materiellen Lebens bedingt den sozialen, politischen und geistigen Lebensprozess überhaupt. Es ist nicht das Bewusstsein der Menschen, das ihr Sein, 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sstsein bestimmt.

第一段譯文在人類的生活之社會的生產(1)人類結一定的,必然的,與他們的意志無關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與他們的物質的生產力的一定段階相適應的生產關係。(2)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造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種結構就是法律上及政治上的上層構造所以能成立的真實的基礎,也就是一定之社會的意識形態。(3)與之相適應的真實的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一般將社會

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都行規定。人類的意識決非規定人類的存在的，實則人類的社會的存在反規定了人類的意識。(4)

(1)『社會的生產』就是說：人類相互結社會的關係來生產生活必需品。

(2)『人類在社會的生產結一定的，必然的，與他們的意志無關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與他們的物質的生產力的一定段階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就是說：我們人類將生活必需品求社會的生產的時候，我們不單是結某種社會的關係；這種社會的關係，不論我們的意志是怎樣與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相適應，必然的被一定的關係所規定的。譬如在現在的時世，機械很形發達，我們要想維持自給自足的經濟是辦不到的。我們，不論喜歡不喜歡，總只有依據分業及交換來保續現在的社會關係。現在生於都市的中心的人，雖想自耕自織來營生活，決不能辦到的。倘使他是一個沒有財產的人，他不得不賣他的勞動於資本家，他因此就得了一定的工錢，來買他的衣食住。所

以他是「結一定的，必然的，與他們意志無關的關係」的。

(3)「社會的意識形態」就是說：社會中所行的思想上精神上之主義思潮及其他關於人類意識的狀態。

(4)「人類的意識決非規定人類的存在的」就是說：人類的的生活狀態決非被他們的思想所規定的。「社會的存在反規定人類的意識」就是說：實際上我們的思想感情反被社會生存狀態所規定。

II Auf einer gewissen Stufe ihrer Entwicklung geraten die materiellen Produktivkräfte der Gesellschaft in Widerspruch mit den vorhanden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oder was nur ein juristischer Ausdruck dafür ist, mit d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n, innerhalb derer sie sich bisher bewegt hatten. Aus Entwicklungsformen der Produktivkräfte schlagen diese Verhältnisse in Fesseln derselben um.

Es tritt dann eine Epoche sozialer Revolution ein. Mit der Veränderung der ökonomischen Grundsätze walzt sich der ganze ungeheure Ueberbau langsamer oder rascher um.

第二段譯文：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5)在發展之一定的段階，就與當時的生產關係——用法制上的名詞說起來，就是所有關係——相衝突。在從前的時候，在這種生產關係(或所有關係)的裏面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正是活動發展過來的。(發展到一定段階的時候)這種生產關係就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束縛。到這一個時候，社會的革命(6)就起來了。隨經濟的基礎之變動，巨大的上層構造的全體，或是慢慢的，或是急劇的變革了。

(5)『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就是說：社會裏面的富的生產力。

(6)『馬克思所謂『社會革命』』是指社會組織的變化。

III In der Betrachtung solcher Umwälzungen muss man stets unter-

scheiden zwischen der materiellen naturwissenschaftlich tren zu konstatierenden Umwälzung in den ökonomischen Produktionsbedingungen und den juristischen, politischen, religiösen, künstlerischen oder philosophischen, kurz ideologischen Formen, worin sich die Menschen dieses Konflikts bewusst werden und ihn ausfechten. So wenig man das, was ein Individuum ist, nach dem beurteilt, was es sich selbst dünkt, ebensowenig kann man eine solche Umwälzungsepoche aus ihrem Bewusstsein beurteilen, sondern muss vielmehr dies Bewusstsein aus den Widersprüchen des materiellen Lebens, aus dem vorhandenen Konflikt zwischen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vkräften und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erklären.

第三段譯文：當觀察這種變革的時候我們必須常常將(甲)自然科學所能論

證的，生起於經濟的生產條件的上面的物質的變革及(乙)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或哲學上的形態，簡單講起來，就是觀念上的形態——在這種觀念上的形態的裏面人類所以意識那一種衝突，并決行那一種衝突的——嚴加分別。我們(論理上)不能夠從那種變革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那種變革時代，正與我們(論理上)不能夠根據個人對於自己自身所抱的思想之如何來判斷那一個人(7)是一樣的，反之我們必須用物質的生活的矛盾，就是用當時存在於社會生產力及生產關係間的衝突，來說明那種意識。

(7)「正與我們(論理上)不能夠根據個人對於自己自身所抱的思想之如何來判斷那一個人是一樣的」就是說：譬如我自己自以為善人，但是我果為善人與否決不能根據我對於自己所抱的思想來判斷的，社會也同個人一樣，我們不能夠根據社會意識來判斷社會。

IV Ein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geht nie unter, bevor alle Produktiv-

kräfte entwickelt sind, für die sie weit genug ist, und neue höher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treten nie an die Stelle, bevor die materiellen Existenzbedingungen derselben in Schoss der alten Gesellschaft selbst ausgebrütet worden sind.

第四段譯文：一切的生產力在某種社會組織的裏面尚有十分發展的餘地的時候，這一種社會組織決不崩倒，而新的，程度高的生產關係，在這種關係之物質的存在條件於舊社會的母胎內被完全孵化以前，也決不發生。(8)

(8) 這樣講來，我們人類常以自己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的。為什麼呢？我們對於一切問題正確的觀察起來的時候，凡所謂問題者，必對於解決為必要的物質的條件已經存在，或最少已經逐漸成立的時候方才發生的緣故。這一段我以為現在我中國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人最宜研究吟味。

V In grossen Umrisen kö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 Die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sind die letzte antagonistische Form des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sprozesses, antagonistisch nicht im Sinne von individuellem Antagonismus, sondern eines aus den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bedingungen der Individuen hervorsendenden Antagonismus, aber die im Schoss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sich entwickelnden Produktivkräfte schaffen zugleich die materiellen Bedingungen zur Lösung dieses Antagonismus. Mit dieser Gesellschaftsformation schliess daher die Vorgeschichte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ab.

第五段譯文：……大體論起來我們得將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看做社會的經濟組織之進步的段階。而其中資本家的生產關係為社會的生產方法之最後的敵對的形式，——所謂敵對云者，非指個人的敵對，乃指從各個人的生活之社會的條件所產生的敵對，(9)——在資本家的社會之母胎內發展的生產力同時造成解決這種敵對時所必要的條件。而人類歷史之序史(10)遂因這種社會組織而終結了。

(9)『非指個人的敵對云云』就是說：非因個人的理由敵視他人，實被社會組織之關係放置於敵對的關係。

(10)『人類歷史的序史』就是說：從那種變革以後(行社會主義以後)人類的真正的歷史方才發生，從亞細亞的生產制度到資本家的生產制度間的歷史不過是人類的真正的歷史之序論。

以上就是(馬克思自己所寫的)唯物史觀公式的原文全體及譯註的全體。我現在根據日本河上博士的學說再對唯物史觀加一種大體的分析及解釋。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含有兩個學說：其一是關於人類文化之經濟的說明，其二是社會組織進化論。公式第一段的第二、第三、第四句，公式第二段的末句，公式第三節全部就是用經濟來說明人類文化的部分。公式第一段的末句，公式第二段內除了末句的全部，公式第四段全部及公式第五段的全部就是論述社會組織的進化的部分。從來尊信唯物史觀的人大概僅着眼於前者——人類文化之經濟的說明。像卡埃（Kerr）在他的著書“*What Socialism Is?*”的裏面論述說：「最簡單的說起來，唯物史觀就是如下。我們人類不得不獲食物，倘使不然，我們就只有餓死。人類在大多數的國土的裏面又不得不有衣服及住居，倘使不然，人類為寒氣所侵，為雨露所犯，也除有死沒有別法，大多數的人總想生在世上的，所以對於他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獲求食物，衣服及住居這一件事。他們異時異地，因而他們生產及分配這幾種生活必需品的的方法也就不同。而且他們的行動及相互間的感情，他們的法律及習慣，對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的他

們的思想，以上的一切都是隨生產及分配的方法之變化而變化的。」這樣看來，卡埃以爲唯物史觀就是主張人類文化根據於生產及分配的方法——經濟組織或社會組織——的議論。從來大抵將唯物史觀看做這樣的。這種解釋我們不能說他謬誤，不過這僅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半面，不是全體。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裏面此外還有他的學說被包含着呢。這第二的學說我們可叫他做社會組織進化論，而這個社會組織進化論實爲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重要部分。這個社會組織進化論又可分爲二部，(一)就是社會的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的主張，(二)就是社會組織必然的隨社會的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的主張。公式第一段第一句「在人類的的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人類結一定的，必然的，與他們意志無關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與他們的物質的生產力的一定段階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就是與主張(一)相當的部分。現在用斯巴哥 (Sparago) 的著書

“Social Democracy Explained,” (1918) 的一節來說明公式第一段。斯巴哥

說：「社會的關係大體是與人類意志無關而獨立的，然而社會的關係也不可缺。一些兒也不結社會的關係而營社會的生活是人類所不能辦到的事。而這種社會關係對於經濟生活不得不有關係也是極明瞭的事。財貨的生產及分配對於社會是一個基本的死活問題，所以我們斷不能說社會的法律制度不受這樣重要不可少的經濟機能的影响。我們在人類歷史的各時代發見社會的關係，諸種制度及法律與經濟上的進步有極密切的關係。譬如封建社會的法律及制度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的論理的結果。喚起資本主義時代的諸種的大發明在封建社會之政治的，法制的及社會的形態內決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新的經濟上的過程要求并產出與他們性質相調和的，與他們發展相適應的，新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形態。這是關於歷史上的一般的不變的法則。」要之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組織間有密切關係的議論就是社會組織進化論的第一的主張。而這個主張（一）論理上就必然的產生了主張。（二）爲什麼呢？社會的一定的生產力既是必

定產生與之相適應的一定的社會組織，那麼社會的生產力是變動的時候，因之社會組織也就不得不變動了。這就是社會組織進化論裏面的第二的主張。公式第二段（除末句），第四段及第五段的全部就是論述這個主張的部分。

現在我們再詳細說明一下。照馬克思學說吟味起來，一個社會組織的 *History*（一生的歷史）大凡含有兩個時期。第一期是這個社會組織與社會的生產力正相調和，而社會的生產力能充分發展的時代。然而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上的時候，社會組織與社會的生產力間的調和遂被破壞，從來促進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的社會組織反變為妨礙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的組織。這就是第二期。而在第二期，社會的生產力，雖被社會組織所束縛，仍是繼續發展的。但是社會的生產力愈行發展，於是社會的生產力與社會組織間的矛盾衝突也就愈甚，究其極，社會的革命（就是社會組織的改造）終是不能免的了。而社會的革命一旦成功，則舊社會組織遂行告終，新社會組織的第一期就相繼而起。社

會組織是這樣的不絕的進化上去的。照上面的講來，似乎新舊社會組織間沒有怎麼連絡關係一樣，其實是大不然的。公式第四段說：『一切的生產力在某種社會組織的裏面尚有十分發展的餘地的時候，這一種社會組織決不崩倒，而新的，程度高的生產關係（就是社會組織）在這種關係之物質的存在條件於舊社會的母胎內被完全孵化以前，也決不發生。』社會的生產力在某種社會組織裏面次第發展，正如雛在卵殼內逐漸長成一樣。雛長成到一定程度以上的時候外殼當然是變成妨礙長成的東西，但是『尚有十分發展的餘地的時候』卵殼決不能爲內部所破壞的，並且我們也不應從外部來人爲的破壞他。一旦殼破雛出，已產之雛與從前未產時的卵比較起來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新的，程度高的』雛的存在條件就是『於舊社會的母胎內』——卵的殼內——逐漸成熟的東西。又舉起例來，譬如胎兒在胎內十月，等到發展不開的時候方才脫離母體，自行獨立的生活。他有了能營獨立生活的條件方才出生。出生的時候必定是有『出生的

苦痛，」必定是有多少的犧牲。但是用這個苦痛或犧牲，新的東西就出生了。社會的革命就同出生一樣。社會組織的變革是這樣的實現的。所以照馬克思的意見，對於社會組織的問題，我們人類只能以自己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的。卵殼的裏面的雛不發育到相當的程度，卵殼決非妨礙發展的東西，再進一層實是必要的東西。所以在這一個時候破壞卵殼是不成問題的。雛長成到一定的程度，方才殼變為妨礙發展的東西，方才怎樣去破壞這個卵殼的一件事就成問題了。而等到這一件事成了問題的時候，雛是漸漸的接近自己獨立的狀態了。我以為我們中國那個雛（社會主義的組織）在現在的卵殼內（資本主義的組織）正在逐漸長育是無疑的，而且長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定要破殼而出也是無疑的。不過現在的雛究竟有沒有長成到自己獨立的程度，我不敢擅斷。將我們中國那個雛同歐美各國那個雛比起來，我恐怕大小還差得遠。那麼講來，我們現在趕快把那個雛養大是很要緊的。而培養那個雛就非促進資本的產業制度發達不可。我們在

資本主義的發達上盡一分力，我們就是接近社會主義一分。此外要促進社會主義更無別法。我們要了解社會組織的變動並非隨我們的欲求（Wollen）的，社會組織的變化發展是隨實勢（Müssen）的。我的私見都是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用論理演繹出來的。倘使演繹得不錯，則想推翻我的結論的人當然非推翻我的結論的根據——就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可。我並不敢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定不錯，不過我要說他錯，我當然要科學的根據。他一生顛沛流離，默察靜思了一世，做了一部大著資本論，我連看都沒有看，恐怕看也不能了解他的真意，那麼以我這種人來反對這個唯物史觀當然是沒有意義極了。現在人家的難長大到成熟了，我們自家的難還是很小，而且發育不良，我自己覺得很悲哀，我很希望有學問家打破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使我們躡等而進的行爲有科學的根據，否則行了十年的共和，造了多數的皇帝，這種覆轍恐怕我們再蹈也沒有什麼趣味呢。我很希望大方的批評。

馬克思的理想及其實現的過程

日本河上肇著
施存統譯

馬克思是拿怎樣的社會組織當他的最後理想的呢？實現他那個理想，他以為一定要經過怎樣的狀態的呢？我現在並不想把這個問題的全體加以詳細的說明，只不過要想拿他在一八七五年所寫的書信做材料，為主的敘述關於這問題的經濟方面而已；至於政治方面，能够省略的總是省略。這封書信，可以認為馬克思對於當時德意志社會黨將採用的綱領——即哥達綱領的批評，以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的日子寄給蒲拉克。這就是在他未死八年前所寫的東西，我們可以

由此知道他晚年成熟的思想。而且關於經濟方面，敘述得頗詳細，所以在我們爲知道「馬克思的理想及其實現的過程」的經濟方面這一點上，實在是最要緊的材料。這篇東西，在德國是經過他死後八年，於一八九一年，才在 *Die Neue Zeit* 報上公布的。最近在日本，已由堺利彥君把他的全文翻譯出來，登在社會主義研究雜誌上了。我現在趁這日本譯文出世的機會，做這篇文章加以一點說明。

二

我們看這封信，就可以知道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實有二期區別：第一期可以叫做半熱期，第二期可以叫做完成期；而這二期以前，又有一個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期。

他關於過渡期，先如此說：

「從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中間，有一個由這個制度推移到

那個制度的革命的變革時間。同這個革命的變革時期相適應的，又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期。這時期的國家，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政治。」

這個時期，因為是「橫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中間」的東西，所以嚴格地說，實在是連共產主義第一期都還沒有到的時期。因此，他從經濟方面來說，「是革命的變革時期；」從政治方面來說，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政治」這種「政治上的過渡期」。

關於這過渡期的事，在馬克思同燕格士共同起草的共產黨宣言當中，說得頗詳細。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裏說道：

「共產黨最近的目的……就是：（一）糾合無產者團成一階級；（二）顛覆有產階級的權勢；（三）無產階級掌握政權。」

無產階級由上面三件事，把社會引入從資本主義推移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過渡期由此開幕。不用說，社會是不能單靠這一舉就能立刻躍進共產主義第一

期的；可是這種辦法（即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實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第一步的事。因此，馬克思和燕格士，在共產黨宣言裏又說：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勞動階級革命的第一步，是在於使無產階級陞為支配階級，即在於戰取民主主義。」

這裏所說「使無產階級陞為支配階級」是把有產階級支配的社會變成無產階級支配的社會的意思；所謂「戰取民主主義」就是把「為少數有產者的德謨克拉西」變成「為多數無產者的德謨克拉西」的意思。到這時候，前面那封信裏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政治」才開始，社會才進入「政治上的過渡期」，才能够遂行「從資本主義社會推移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的變革」。

這過渡期的「革命的變革」的眼目，據共產黨宣言所說在於下面這一點：

「無產階級利用其政治的支配，漸次從有產階級奪取一切資本，把一切生產機關都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是集中在組成支配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這樣

做去，那生產力的總量，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了。」

那麼這種事情，是用什麼方法來行的呢？接着說道：

「這種事，不用說，起初的時候，只有用專制的侵害手段對付私有財產權和資本家的生產關係，纔能達到目的。因之，這種方法，在經濟上好像不充分而且薄弱。但他隨着運動的進行，自然會跳出固有範圍外。而且在爲變革全生產方法的手段上，也是一種不可避的方策。」

據此以觀，當無產階級掌握政權，進入所謂「政治上的過渡期」，要遂行社會組織的「革命的變革」的時候，對於有產者的所有權是實行專制的侵害的，隨之對於在從來資本主義的組織下面所維持住的資本家本位的生產關係，也實行專制的侵害的。要使一切生產手段都集中到國家手裏，除了這種專制的侵害手段以外，再沒有別的有效的方法。這種方法，在經濟上，一時好像不利益，不可持續的；可是實際卻不僅爲變革全生產方法的一種不可避的手段，而且在事件的進

行當中，一時的損害次第消滅，最後就達到實現他的目的「用最大的速度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這就是馬克思所謂過渡期的狀態。簡單說，在這過渡期裏，從政治方面說，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經濟方面說，是實現由一切生產機關歸國有的「革命的變革」。那純粹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革命，現在還不過正進入這過渡期；所以嚴格地說，他連共產主義第一期還沒有踏足進去。

鹽澤昌貞博士，在大觀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做從柏拉圖到李寧，其中有一段話如此：

「原來從李寧所主張的理想看來，階級的區別是不放在眼中的；可是實際上，却行着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偏頗的政治……；在現在俄國，平等，自由，是完全中止而不顧的……；無論如何，俄國實狀同他的主張完全不同這件事，總是不能打消的事實。鮑爾希維克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帶着無政府主

義色彩的共產主義所以都可以說是平等的自由的民衆的然而事實却完全同此相反，正實行着獨裁政治，呈現着暴政狀態。」

這一段話，土田杏村君已經在文化雜誌上指摘過，是完全的誤解。我這裏不必引用李寧的著作，只要在蒲哈林所草的共產黨（即鮑爾希維克）綱領中舉出如下一句就够了：『我們現在恢復那個曾經有加爾馬克思立在其陣頭的革命黨的舊名稱。這名稱就是共產黨。而當時由馬克思及燕格士所起草的共產黨宣言，現在也仍舊可以做革命的聖典。』共產黨宣言上寫些什麼，我已大略說過。俄國共產主義者對於共產黨宣言裏的主張，差不多是照字做的。不用說，關於他的主張的是非，學者之間是可以有種種異論的；我對於這種異論，一點也不怪他。不過鹽澤博士拿俄國現狀，就非難說『同他（李寧）的主張完全不同這件事，是不能打消的事實，』却不能不說是一種比『嘗冰說熱』還要利害的錯覺；以我看來，他的觀察的『完全不同這件事，』實在是『不能打消的事實。』

過渡期如果完結了，則在經濟方面，一切生產機關的國有，就完全實現了。生產手段的國有既然實現了，則私有生產機關者和沒有生產機關者的區別也隨之消滅了，即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階級區別消滅了。階級區別既然消滅，則無產階級這階級自體也當然沒有了；所以在政治方面，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也自然消失了。據馬克思的見解，由這「生產機關的國家的統一」和「勞動的社會的結合」來行的「全生產方法的變革」，必然地產生巨大的生產力的增加。巨大的生產力的增加已經實現了的時候，社會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的組織。據馬克思說，「人類的前史」就在這時告終；人類的真歷史，這時才開第一頁。

過渡期一完結，社會就進入共產主義的時代。然而馬克思的思想的特徵，在於置重於「歷史的發展」這一點。「他不是空想家，是進化論者」這件事，並不妨礙他做一個革命主義者；但是這件事（不是空想家，是進化論者）却使他相信：完成的共產主義，不是一舉能夠實現的。所以據他所想，共產主義，應該先經過半熟

期，然後再入完成期。

點：關於這一層，共產黨宣言裏，還沒有十分表現出來。共產黨宣言裏，只說如下

「隨着（過渡期裏）這樣發展的進行，階級的區別自然消滅，一切生產自然集中於全國民大組合的手裏；於是，公的權力，就失其政治的性質。固有意義上的政治的權力，是一種階級的組織的權力，是一種以壓迫他階級爲目的的東西。無產者對於有產者行鬪爭的時候，必然地要結成一個階級，而且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支配階級的地位，用這支配階級的強壓力去廢除舊生產關係；但是同時，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及階級全體，也是要廢除的；隨之自己階級的支配權也是要廢除的。總之：廢去舊來有產者社會和伴他發生的階級及階級對立，生出一個「以各人的自由發展爲萬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團體。」

共產黨宣言裏，不過寫了這點東西。而這當中的大部分，又都列記伴着過渡期完結而生的諸現象的；關於次代共產主義的社會，只不過寫了這樣一句：「廢去舊來有產者社會和伴他發生的階級及階級對立，生出一個「以各人的自由發展爲萬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團結。」可是在一八七五年的書信裏，關於共產主義那個東西，就明白區別爲二期了。關於第一期的狀態，先如此說：

「我們在這裏要研究的東西，並不是在那個固有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實在是那個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出之後那些時日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這時期，無論在經濟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其餘一切關係上，都還沒有脫除那個生他的母胎舊社會的薰習。在這種社會裏，每個生產者，都向社會正確地取回自己所給與社會的東西（扣除爲社會全體所必要的費用之後。）他給與社會的東西，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向社會領受了一種證券，這種證券上面寫明「供給這些這些分量的勞動」（扣除了他爲共同團體所行的

勞動)拿了這個證券,向消費品的社會的倉庫取出與這個所費的勞動相等的東西。這就是他把他在這個形式上所給與社會的勞動,在別一個形式上取回。」

這是已經過了過渡期進入共產主義第一期以後的事情;所以在這時候,已經沒有私有生產機關,掠奪剩餘價值的階級,一切都成為社會的勞動者而勞動,各人都應其提供的勞動而從社會領受一定的報酬。在各個人都於「這個形式上所給與社會的勞動,在別一個形式上取回」這一點,可以叫做實現勞動全收權。(但是因為從全體勞動收益當中,先扣除了為社會全體的必要費用之故,所以從這點說,實不是各人完全取回他的勞動收益全部的。)這種公認勞動全收權的社會,果然就是馬克思所當做理想的社會主義未來國嗎?不是的。據馬克思的意見,一切權利,都不過是有產者社會的殘滓,勞動全收權也是一樣。他在同一書信當中,接着又說道:

「在這個地方，也明明被同一個規定商品交換（限他在同一價值內交換）的原則」相同的原則支配着。不過在這變化過的事情下面，因為（一）無論是誰都不能提供他的勞動以外的東西，和（二）除了個人的消費品以外，無論什麼東西，都不歸個人所有；所以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變化。但是關於各個生產者之間的消費品分配，是被同一「商品同價量交換」一樣的原則支配着的；即是這個形式同量的勞動，同別個形式同量的勞動交換。

「原來在商品交換裏，「等價物交換」這條原則，只有在全體平均上存立的，在各個的場合是不存立的；但是在這個場合，是沒有那種「原則和實際不一致」的事的。不過那個「平等權利」從其原則說，還仍舊是有產者的權利。

「這個平等權利，雖有如上述那樣的進步，但仍舊還負有有產者的限制。爲什麼呢？因爲生產者的權利，與其「勞動給付」成比例，平等還存在用「勞動」這個同一尺度去測量這一點上之故。所以其結果，不免要發生種種不平等。詳細

點說，例如有人對於別人，在肉體上或精神上，占着優勝的地位；因之在同一時間當中，能夠提供更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更多的時間。因為把勞動當做尺度使用，所以其張度及強度，也不可斟酌的。不然，那就不是尺度了。這樣說來，這個叫做「平等權利」的權利，實在是對於不平等的勞動的不平等的權利。不用說，各人都同別人一樣，單是一個勞動者；階級的區別，已不承認了。可是這個，却已在不知不覺之中，把不平等的個人的天分，以及不平等的個人的給付能力，認做「自然的特權」了。所以這個，同一切權利一樣，從其內容來說，也是不平等的權利。……還有別的種種差別：例如一個勞動者結了婚，別個勞動者沒有結婚；這個人的小孩子，比別個人多等等都是。所以縱使大家做同一勞動勤務，對於社會的消費財物取同一的分量，也要發生一個人在事實上所得的東西比別人多，一個人比別人富那樣的事情。我們要想避免這些弊害，就可以知道「權利」不是平等的，一定是不平等的。

「可是這些弊害，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期——即在吃了「久產之苦」（按這是指革命的過渡期的）之後，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出不久那些時候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大凡權利這東西，決不能成爲比「社會的經濟狀態及靠這經濟狀態附做條件的文化的發展」更高等的東西。」

我們看上面所引的文句中，有「在變化過的事情下面，無論是誰，都不能提供他的勞動以外的東西；在別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品以外，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歸屬個人所有，」以及「大家都同樣地不過單是一個勞動者，不承認有階級的區別」等句子，都是記述如下一個時期的社會狀態的：即一切生產機關都歸社會公有，社會沒有了叫做有產者及無產者這種階級區別的時期——即社會已經經過過渡期進入共產主義的時期——的社會狀態。社會雖然已經進入共產主義時期，然在當初的時候，還殘存着舊社會的薰習，所以關於分配消費品，還不能立刻採取那條「各取所需」的原則，爲獎勵各人的勞動起見，還有應他所提供

的勞動分量而定財富分配的必要換句話說，雖然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然在第一期，也還承認近於勞動全收權的權利的。可是在主張權利的處所，是沒有平等的；一切權利，都是不平等的權利。在這種以各人所提供的勞動質量如何來分配的場合，一定要發生如下種種不公平的事：比方有兩個人，雖有同樣程度的必要，但一個能夠得到較多的消費手段，一個僅能得到很少的消費手段；又如有更多必要的人，所得的分配額，反比更少必要的人少。又在這種社會，因為尙承認各個人有一定的權利，所以為保護那種權利起見，必須要一些國家權力。而且有權力強制的處所，是沒有「完全的自由」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社會雖然已經進入共產主義時代，而在第一期，什麼自由，平等，正義這些東西，都還不能達到圓滿境域；但是這些弊害，據馬克思想，到底是不能避免的。

三

所謂過渡期，要繼續多少時候？共產主義第一期，要經過幾多光陰？關於這兩個問題，馬克思一點也沒有回答。李寧也說：「我們不知道，也不是能夠知道的事。」但是共產主義「在那個固有的基礎上發展」的時候，一定早晚使社會的生產力成就巨大的發展，最後就達到足以保證各人生存的程度。生產力達到了這個程度，共產主義才經過半熱期而進入完成期。關於這期的事情，馬克思的信中如此說：

「在共產主義的更高度的階段裏，即在由服從分業原理而發生的個人的奴隸的隸屬消滅了，隨之精神的勞動及肉體的勞動的對立也撤廢了之後；在勞動不僅為維持生活的手段，而勞動本身成了第一個生活要求之後；在生產隨着個人的全面的發展一同增加，而共同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十分流出了之後——到了這個時候，社會才完全從有產者的法律的地平線超拔出來；而且只有在這個時候，社會才能在旗幟上大書特書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裏所說『各盡所能』就是『各人應其能力為生產財富而勞動』的意思；所謂『各取所需』就是『各人應其欲望而消費社會財富』的意思；這兩句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的根本原則，最簡單明晰表現出來的話。就是在今天家族內部裏，也是實行這條原則的。例如老人，病人，小孩子等，他們差不多都不勞動；但家族對於他們，却應他們各人的必要，供給食品或衣服的。特別是對於有重病的人，雖然他一點也不勞動，而家族給與他的消費反遠多於勞動的人。在雖不勞動，只要有必要，就給與同必要相當的東西這種地方，是有人類的『像人的生活』的。如果一個社會裏，一方面有沒有必要而貯有許多物品的人，他方面有痛感必要而苦於缺乏物品的人，決不能說是公平的狀態。在各人能應其必要而領受物品的場合，才有完全的公平，才有保證差別的眞平等；共產主義，就是要想把這條原則實現於社會全體的。我想這種事情，如果做得到，是誰也沒有異議的。所成爲問題的，只在於『實現這種事情，別方面不發生弊害，果然是否可能』這一點。關於這個問

題，就是馬克思，也沒有想過這種原則是能夠立刻實現的。他十分承認：要實現這種原則，是必要以巨大的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條件的。所以這種原則，是要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更高度的階段，』生產力隨着個人的全面的發展一同增加，而共同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十分流出了之後，』才能實現的。

如果『各取所需』這條原則實現了，則每人都已獲得一定的生活保證。既到了每人都獲得生活保證的時候，就沒有把勞動當做生活手段去從事勞動的必要了，於是那種『勞動不是為維持生活的單純手段，而其自身就是第一個生活要求』的事，也就能夠同時實現。到了各人已不把工作當做單純手段，能在工作本身當中發見自己目的的時候，各人的『自由發展』才能實現。馬克思叫他為『個人的全面的發展。』到了各個人能夠這樣成遂其全面的發展，各個熱心致力於其工作的時候，社會的生產力，當然非常地增加。所以馬克思說：『生產力也隨着個人的全面的發展一同增加，共同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十分流出。』還有到了各

人都得到生活保證的時候，則那種只是窮人不得不負擔肉體勞動的經濟上的壓迫就消滅，因之「在分業制度下面所發生的個的人奴隸的隸屬也就消滅」。在萬人都享受生活保證的世界裏，教育就不能歸只有財力的人所獨占，所以那種基於境遇差別的個人才能的人為的懸隔也就消滅。困難而不愉快的肉體勞動，歸社會全體人負擔；所以一切方面，都能實行機械的發明及應用，大部分工作，都能轉交「自然」去負擔。因之「精神的勞動及肉體的勞動的對立也隨着消滅」。總而言之，這些事情，都是有相互的因果關係的同時存在的現象，在共產主義完成期裏都能實現的狀態。

四

以上所說，為主的是共產主義完成期裏經濟方面的事；我現在再順便說一點關於政治方面的事。我前面已經說過，在由資本主義社會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的

「過渡期」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換句話說，在這時期裏，「組成支配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實行武力的強制的。因之，在把我們的社會生活，用強力嵌入一定圈子裏這一點，並沒同從前不同。但是「組成支配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占社會組成員的最大多數。多數者的階級支配少數者的階級這件事，比少數者的階級支配多數者的階級那件事要比較容易。因此，隨着「過渡期」的推移，強制的壓力的必要，也就漸次輕減。及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期」，因為那時已沒有階級區別了，所以那一階級爲壓迫別階級的組織力，即共產黨宣言裏所謂「固有意義上的政權」就完全沒有行使的必要。可是這個時期，還是殘留有產者社會的薰習的時代，對於社會各組成員，尙承認他應其所提供的勞動有一定的權利；所以爲保護那個權利起見，必須要一種一定的「組織的社會力」。這時強制的壓力的必要，雖然已經非常減少，但還沒有到了絕跡。可是更進一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期」，因爲這時已經可以「各應所能」而勞動，「各應所欲」而消費。

了，所以就沒有何等組織的權力的必要，不用說我們今日就是處在一家族之間，有時也不免要發生夫婦喧嘩或父子爭鬧的事的；所以縱使到了各人生活都得到着保證的世界裏，人和人之間的不和爭論完全絕跡這件事，恐怕也是不可期待的。不過那時爲『鎮壓』那種不和爭論起見，大概用不着強大的『組織的腕力』。因此這時的社會，若從無需『強制的腕力』這方面說，可以說是『無爲而治』的社會。所以如果照馬克思派那樣，把國家當做強制的權力的主體來想，則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期，就是『國家』無用的時代。關於這個理論，在燕格士所著的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那本書中，曾有系統的敘述。我現在把他引一節在下面：

「那些在階級對立上活動的從前的社會，國家是必要的……國家是社會全體的公務上的代表者，就是把社會結成爲一個「明白的形體」的東西。但是能夠如此的，是只限於他是「在當時代表全社會的階級」的國家。這就是在古代，是領有奴隸的市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現代，是有產者

的國家。然而國家最後一到了做「全社會的事實的代表者」的時候，國家本身就歸於無用。壓迫某個階級的必要既然已經沒有了……則那個爲特殊的鎮壓力的國家，也自然失其必要……國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從一個範圍到別一個範圍，漸次歸於無用；於是國家本身，就靜靜的死去。事物的管理及生產過程的指導，來代替行於人類上面的統御。國家不是被廢棄的，是永眠了的。」

國家權力行使不必要的社會，是馬克思的理想社會；這種理想社會，只有到了共產主義完成期，才能實現。他在資本論裏所說「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是以各個人的完全而且自由的發展爲根本原則的，」以及共產黨宣言裏所謂「以各個人的自由的發展爲萬人的自由的發展的條件的那樣一個自由團體，」就是這個社會。總而言之，馬克思是預見未來社會，有一天能够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寫在旗幟上，國家權力由此死滅的。可是那是百年後的未來呢？還是千年後的未來呢？他在上面那封信裏，却一點也沒有說起。

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的位置

日本櫛田民藏著
施存統譯

一

要想知道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占怎樣的位置，第一就該知道唯物史觀是什麼東西。馬克思學者烏脫曼(Ernst Untermann)這樣說：「我們使用歸納的研究方法。我們從具體的事實進到抽象的理論。次之，我們把事物用辨證法結合起來。這就是不把這世界和社會看做固定死板的東西，把他看做正在形成的東西的意思。我們追求實際事物的相互關係，在空間上，在時間上，還是並存的，還是連續的。因此發見了其間的普通的一致和特徵的差異，從兩者的相互關係

中得到了結論——即建成學說。然後把這學說適用到實際事物上去這樣，我們就同用乘法試驗除法答數一樣，不絕地試驗學說的正否。」

據我所見，這一段話，最足以表明馬克思的研究方法。那個經濟學批評序言所謂唯物史觀公式的，實在是根據這種研究方法研究的結果。這個公式第一段說：

「人類在營『社會的生產』來維持生活時，就會加入某種必然的，離他們自己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適應「那個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的發達程度」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的構造」。這個經濟的構造，就是構成「法律的及政治的上部建築」的真實基礎，也就是適應社會的意識狀況的真實基礎。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段生活上的歷程的，就是這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方法。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以上一段，就是說明『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的。』現在我們再看第二段：

「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同從來在那範圍內活動着的當時的生產關係，或只表現在法律上的所有關係，發生衝突。這種關係，原不過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這時却變成了束縛的東西。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了。經濟的基礎一變動了，那偉大的上部建築的全體，也徐徐地或急急地變動了。」

這一段，可以看做「社會組織進化論」。詳細點說，可以說是「社會組織的辨證法的發展論」。（譯者按：辨證法，只是一個進化的思索法，並不是什麼詭辨；請不要誤會。）說到唯物史觀，有的單指「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論」，有的兼指「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論」及「社會組織發展論」二者。前者，就是烏脫曼所謂從具體的進到抽象的觀察事物的人；後者，就是更把事實用辨證法結合起來的人。如果根本地理解起來（史觀內物質和理想的關係），則後者可以包含在前者裏面，可以說唯物史觀單由前者構成內容；但為便於理解起見，却不如說唯物史觀

是包含這兩者的。不過如要更便於理解，則第三段實爲必要。公式第三段如左：

「我們觀察這種革命，非把物質的革命和精神的革命區別清楚不可。換句話說，就是非把那自然科學上能够論證的「經濟的生產條件」的物質的革命，和由人類意識了這個衝突而要與他決戰的心理所發生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革命——簡單說，精神的革命——區別不可。我們批評某個人，決不照他自己所想那樣去批評；同此一樣，我們批評這種革命時代，也決不能依照那個時代的意識去批評。我們應該從那個物質的生活的矛盾當中去說明這個意識。（只有如此才能說明）這個物質的生活的矛盾，就是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所存的衝突。」

這一段，不消說，只是拿第一段及第二段做前提才有意義的。如果對於第一段的說，把第二段當做這個史觀的一要素，那麼這第三段，也可以看做這個史觀的一要素的。因爲對於「第一段是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論，第二段是「社會組織

的發展論』而說，這第三段就可以叫做『一般階級鬭爭的物質的（或經濟的）基礎論』。這三者雖說立在同一根本原則上面，然而所指示的範圍，却是各有不同的。現在我們照公式的第一段及第二段說，因為一般文化，是築在物質的基礎上面的，或是靠物質的基礎附作條件的；所以物質的基礎一變動了，那為上部建築的一般文化，也就不得不起一定的變動了。在這時候，新發生的政治上，法律上及其他一般思想上的傾向，都不得不對於舊來的文化立在對抗的關係上了。這種對抗的關係，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在其他社會上各種方面，都自然而然地成為階級戰爭而表現出來；其在思想界，就是所謂『危險思想』『過激思想』。這樣看來，那些『危險思想』的發生，照這史觀說來，實在是同『物質的基礎的變動』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的。不過這些『危險思想』，一看好像根據那個思想所有主的特別的天才而發生的。因此，那些新思想家，就往往以為只有自己是『天選之人』，把什麼『永久的真理』（？）裝在衣袋當中，趾高氣揚地妄想指導別人。

了。但是照這公式第三段看起來，那個個人意識的變化，也只有依「一切社會（不
限定個人現住的社會）的經濟事情的變化的反射」才能說明的，僅依「個人的
天才」到底是不能說明的。（所謂「時代的產兒」「時代的反映」等等，就是說明
唯物史觀的。）例如我國現在有許多壯有爲之士，投身勞動界裏去，又同舊思
想宣戰，這原是很可喜而又是不不得已的事情；但是這些人們，如果就因此妄自尊
大，對於勞動者也妄想如上官對於屬僚一樣，那麼從這史觀看起來，那就不外是
基於錯覺發生的現象。照這公式而說，這些人們投身勞動運動，也不過是社會事
情變化的結果。這就因爲我國從歐戰以來，勞動運動已有一點進步之故，但是我
國勞動運動的進步，也是因爲歐戰以來，我國經濟事情變化了之故；而這個經濟
事情的變化，則基於歐洲的戰亂；而歐洲的戰亂，又基於歐洲經濟事情的變化。總
而言之，歸根結柢，個人意識的變化，只有依靠經濟事情的變化才能說明的，也只
有依靠經濟事情的變化才會發生的。（譯者按：這裏似乎該除去幾個妄想法；不

過，唯物史觀原容許例外的。我們因為知道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才對同胞發生博愛之心；我們又因為知道人類社會也同自然一樣，是變化不斷的，所以才願意去做一個社會運動的勇敢戰士。這樣看來，公式第三段，不但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的法則』之一，而且是關於我們社會生活的『科學的道德論』。

以上所說，都屬於第三段的話。第三段，可以叫做『一般文化的經濟的基礎』。現在我們再看第四段：

「一個社會的組織，在生產力還沒有將這社會組織裏可以發展的餘地盡量發展的時候，是不會顛覆的；新的，較高度的生產關係，在他的物質的存在條件還沒有孕育在舊社會母胎內的期內，也不會產出的。所以人類常常只把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當做問題。因為凡是一個問題，嚴密地說來，必須解決這問題的必需的「物質的條件」已經存在，或正在成立，纔會發生的。」

譯者附言——這一段話，最易引人誤會。有幾個讀死書的書獃子，拿了這

段話來大大地反對中國現在提倡社會主義，說在現在中國主張社會主義是違背馬克思的教訓的。這話驟然聽見，好像有點道理，其實是大謬不然的。他們第一個錯誤，就是不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際性。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國際的，資本主義也是國際的。資本主義固然要征服全世界，社會主義何嘗不要征服全世界？我們只要看國際聯盟（白色的）和第三國際（紅色的）的對立，就可以明白。現在世界的形勢是這樣：不是資本主義征服了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征服了資本主義，有你無我，有我無你，二者決不能並存。中國資本主義誠然不發達，然而世界資本主義却已由發達而漸漸崩壞了。繼他而起的，當然是社會主義。豈有世界資本主義已崩壞而中國資本主義能獨存的道理？馬克思在七十年前已經大叫「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勞動者所得的是全世界了；豈有時至今日還有提倡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道理？在這「萬國」「全世界」當中的中國勞動者，當然也要「團

結起來，『爲國際社會主義，同國際資本主義宣戰，以期『得到全世界』況且中國樣樣都是後進，尤其應當乘此時機，急起直追，採人之長，棄人之短，豈可一誤再誤，以致不可收拾？所以我們可以簡單說斷一句：凡是在中國提倡資本主義，擁護資本主義者，不管他掛出什麼招牌來，總是人民之敵。拿馬克思做招牌，簡直是辱沒馬克思，尤其可惡可恨。馬克思是世界的馬克思，他的社會主義是國際的社會主義，豈能與中國資本主義相容？至於他們第二個錯誤，就是不知道除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以外還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殊不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乃是取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長處，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短處的，並非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長處，也一概抹殺的。他們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能夠增進生產力，而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更能夠增進生產力。他們誤認資本主義是達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的階段（自然要稍稍經過），而不知增進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乃在於

工業主義。他們如果說工業主義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我們就十分承認；然要說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現在就萬難承認了。固然，我們也承認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價值，而且也承認資本主義是歷史上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然而要說各國都要同樣地嚴密地經過，那就是妄談了。關於這點，我們只要看馬克思的俄國革命觀，就可以知道的。唯物史觀不是宿命論，也就在此。我們要知道：現在是資本主義將亡的時候，同資本主義將興時的情形，絕對不同。當那資本主義將興時，我們要阻止資本主義不發生，誠然不可能；這同現在當社會主義將興時，不能阻止社會主義發生一樣。然而現在却正臨資本主義將亡社會主義將興之間，除非瘋子，都應該跑到社會主義這方面來。在這種狀態下面，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來發展產業，決沒有不可能。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來生產，在增加生產力上，比資本主義還要快。我們遵守唯物史觀來實行社會主義，決

不會失敗。我們知道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注意『物質的條件』。只要我們努力做成這個『物質的條件』，決不會違背唯物史觀。那種只知道讀死書的人，乃正是馬克思的罪人！

以上一段，把第一第二第三三段做前提，才有意義；如前面所說，各段所指示的思想範圍是不同的，所以這一段也可以拿同一理由認做唯物史觀的一要素。據我所見，公式第三段所說各種『危險思想』，都是根據一定的思想，要想『樹立排除公式第二段所指示的財產關係和生產力間的矛盾的方策』的思想。但是這些方策，雖說同是『危險思想』，也因各人所根據的思想不同而發生種種差異的。於是，從唯物史觀的立場來說，在這裏應該建立怎樣的方策，那個方策的前提是什麼，就自然成爲問題了。公式第四段，就是對於這個問題，給以一般的解答的。這就是指示立腳在唯物史觀上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命題的東西。有人看見唯物史觀含有這個命題，就非難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無理想』的，是『維持

現狀」的，是「機會主義」的。但是據我所見，則完全與此相反。要想從科學上樹立一種政策，一定非把那政策的前提明白表示出來不可；而那個前提，又非能夠證明不可。但是各種危險思想家中——基於「物質的生產力和財產關係的矛盾」而為要排除這個矛盾而發生的——，很有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妄想根據單純的個人的思想去樹立「反動的政策」或「空想的政策」的人。唯物史觀一面極力排斥這種非科學的政策，一面却又想樹立科學的政策。因此，為政策前提的理想，就不是各個人的單純的思想了，應該從社會內部中去求出萌芽新社會的事實了。（這些事實，都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像勞動組合哪，消費組合哪，及其他一切勞動者所組織的自治自助的團體哪，都可以認做新社會的萌芽向這理想去的目標——廢止資本家財產——，可以在這組織裏頭看見；達到這目的的手段，也不外是勞動運動。在唯物史觀上，除了映在我們眼前的階級鬥爭事實以外，是沒有別的科學的，可能的政策的。所以在適用這個史觀的共

產黨宣言裏就這樣說：

「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究竟站在怎樣的地位呢？共產黨決不是對於別的勞動黨的特殊政黨。共產黨並非離開了無產階級全體的利害還有別的利害的。我們決不想樹立一種特殊的原則，去做無產階級運動的模範。（中略）共產黨學理的根據，決不像一般的社會改良家，拿發明或發見的主義理想作根據。共產黨不過把現存的階級鬭爭，就是我們眼前所經過歷史的運動中旺盛起來的實際情勢，一般地表現出來罷了。」

那個唯物史觀公式第四段，也不過把這個關係，更一般地表現出來罷了。共產主義政策的根本基調，在這段文句當中所表現的，比在那些個個政策中所表現的還要更有意義。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階級鬭爭的歷史，實在是廣義上一般政策的歷史。輕視了階級鬭爭的各種政策，都會變成爲無意義的東西。這個史觀的公式，接着還這麼說：

「簡括地說，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都可以看做經濟的社會組織的累進的時代。內中，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便是社會的生產過程的最後的敵對形態。——這裏所說的敵對，並不是個人的敵對，是基於個人的社會的生活條件而發生的敵對關係——而且在資本家社會胎內發展來的生產力，已經供給了可以解決這個敵對關係的「物質的條件」了。因此，人類社會的前史，就要以這社會形態告終了。」

據我所見，這最後一段，不過是前四段公式的應用；講到唯物史觀公式，單以前四段已經完了。這樣看來，唯物史觀是由左面四要素成立的：

- 1, 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
- 2, 社會組織的辨證法的發展；
- 3, 階級鬭爭的經濟的基礎；
- 4, 一般政策的前提（物質的條件）。

現在爲容易瞭解起見，再把四段公式的各種對立的關係表明如左：

- 1, 個人和社會；
- 2, 財產關係和生產力；
- 3, 舊文化和新文化；
- 4, 舊社會和新社會的萌芽。

以上四者，都看做有對立的關係；而通過一切公式，都認經濟的（或物質的）條件爲基礎的事實。換句話說，貫通這四個公式的東西，就是「物質的條件的認識」和「辨證法的研究方法」。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以爲把唯物史觀叫做辨證法的唯物論，是名實最相副的名稱。

拿這個公式爲主：應用到過去的社會裏去，就是馬克思的歷史觀；應用到現在的經濟社會裏去，就是馬克思的經濟論；應用到將來社會裏去，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而這四要素當中，第一及第二，在廣義上，都可以看做社會組織進化論；第

三及第四，在廣義上，也都可以看做階級鬭爭論。所以我們可以說：構成唯物史觀的要素的，是「社會組織進化論」和「階級鬭爭論」。

二

我把唯物史觀作如上的解釋。所以如有人問我：馬克思學是如何構成的？我一定會回答道：是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構成的。但我却不因此，就以爲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是同剩餘價值論對立的。其實，我以爲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學的精髓，他在馬克思學上，是遮蓋一切別的學說而存在的。

現在假定照普通一般所說：馬克思學，是由唯物史觀，階級鬭爭說，剩餘價值論三者所構成的；然而那個階級鬭爭說，（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或一般思想界的）却是基於社會的階級的對立的關係的；而社會的階級的對立，又是基於財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衝突的，也可以用唯物史觀公式第一及第二爲基礎來說明。

的。在這意義上，現代的國家，也同別的社會現象一樣，是「階級的衝突」的產物，即所謂階級的國家。昂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裏，論證了「希臘，羅馬及中世的國家，是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階級對立的基礎下面發生的東西」這件事之後，把這三時代的國家起源，簡要說明如下：

「……在雅典的國家，是最純粹最古典的形態。這裏的國家，直接地或爲主地是從「由民族社會的內部自然發達來的階級對立」出發的。於羅馬氏族社會，變成在「無數範圍外的無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中的一個封鎖的貴族階級。平民的勝利，雖然廢除了舊的種族制度，在他的廢墟上建設起國家來；然在那個國家裏面，氏族的貴族和平民，却都完全滅亡了。及到德意志民族征服了羅馬帝國，國家就從侵略巨大的外國領土中發生了……」

「國家是爲了要制衡階級對立而發生的東西。但是國家，又是同這些階級衝突同時發生的東西。（就是在階級衝突中發生的東西）因此，國家通常總是

最強的經濟的支配者階級的國家。那個階級，靠他的經濟力，在政治上，也就成爲支配者階級；因此，那個階級（經濟的支配階級）就獲得爲抑壓、掠奪被征服階級的新手段。這樣說來，古代的國家，就是爲抑壓奴隸的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封建國家，就是爲抑壓農奴的貴族的機關；而近代的國家，就是依資本掠奪工銀勞動者的器具。只有到了鬪爭階級相互差不多有同等力量的時候，才發生如此情形：國權一時做一個表面上的中間人，對於雙方階級保持一個無關係的地位。」

如上所說，可見一切國家，都是成爲『征服者階級爲抑壓被征服者階級的反抗的手段』而發生的東西了，就是近代國家，也不能逃此公例。『國家權力』這個東西，固然照現代法學者或無政府主義者的一部分所說，是『在階級對立上發生的權力意思的發動』，也可以說明；然照唯物史觀說，則『國家並非從外部來強制社會的權力，也不是『道德的理想的現實性』，又不是如黑智兒所主張『理

性的寫相及現實性，」只不過是「根於經濟關係的矛盾的階級對立」的產物。

在革命期中，無產階級的國家，也因為那時為反對階級的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即階級對立和階級鬭爭）的緣故，所以才存在的；等到資本家階級的反抗運動消滅了（即一切階級消滅了）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國家，也自然會消滅的。這層道理，也可以拿唯物史觀做前提來說明的。

剩餘價值說，是構成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要部的，沒有了他，什麼資本集積論哪，勞動者貧困論哪，社會崩壞論哪，都不能成立的。據我所見，剩餘價值說（簡單說，就是「剩餘價值是從勞動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差數發生的」學說，）如果不把唯物史觀做前提，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世上也有「把剩餘價值和唯物史觀看做完全無關係的」學者。例如信柯起氏（V. G. Simkhovitch）在他所著的“Marxismus gegen Sozialismus”裏說：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論，明明白白是現實的。他記述了現在的經濟現象；他

又證明了「根於生產手段的掠奪而起的這些現象的全體，是不得不惹起社會主義的」這件事。他爲證明這件事情，把經濟現象做過歷史的研究。即他把經濟現象當做現存的種種力來看待，又證明了他所認爲必要的而且必然的這些政治的及社會的作用。他的社會主義論的關鍵，就是伴着階級鬭爭論的唯物史觀。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論的全體，都在共產黨宣言裏；然而其中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含着價值學說。」

然而這個學者所謂不含價值論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却有這麼一節：

「工銀勞動（無產者的勞動）是能够替無產者自己造點財產嗎？不決沒有的！工銀勞動，只不過造了一些資本。這資本，就是掠奪工銀勞動的財產。也就是一種在「爲下次再行掠奪，產出新的工銀勞動」那樣條件下面增加起來的財產。所以現在式的財產制度，是在資本和勞動的對抗當中活動着的……」

從上面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有三個命題：（一）工銀勞動是造出資本的；

(一)資本是靠增加工銀勞動才增加的「資本家的財產」(二)資本家和勞動者，利害是正相反對的，現代的私有財產制度，是築建在這個對抗的關係上面的。據我所見，以上這段話，就是比這宣言先刊布的工銀勞動和資本的結論。而工銀勞動和資本，可以看做資本論的萌芽，恐怕無論何人，都不會有異議的。所以含有這本書結論的共產黨宣言，說他沒有含着馬克思的價值論的話，無論如何，總是一個不合理。爲「馬克思學的系統論」的共產黨宣言，明明白白含有馬克思的價值說的。但是這個價值說，沒有唯物史觀，是不能成立的。

做剩餘價值說的基礎的，就是勞動價值說（簡單說就是「可以再生產的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那個商品所需要的「社會的必要勞動」的分量來決定的」這樣一個學說）。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個學說裏所說的「商品」，是可以任意再生產的貨物；所說的「價值」，是自然價格；所說「社會的必要勞動」的「勞動」，並不是各個的具體的勞動，是抽象的一般人間的勞動。但是用資本和勞動，把可以任

意再生產的貨物當做商品而表現出來的『模型的社會』却就是今日的資本家社會。在這模型的社會裏，各個具體的勞動，才能當做一般的人間勞動而抽象化。但是要使各個勞動抽象化，必定要先把各個人的具體的勞動變做商品然後可，至少也要把這種事實（勞動商品化）成爲社會的生產的基礎才可能。因爲各個人的具體的勞動，性質是不同的；如果他的勞動不成爲交換的目的，我們就不能計算他的分量（分量化）的，因此也就不能抽象化。所以模型地實行勞動價值說的社會，一定是勞動在事實上爲商品的社會。但是要使個人的勞動成爲商品化，一定要有這樣一個前提：一面有占領生產手段（原料，機器，生活資料等）的特定的社會階級，一面有完全沒有生產手段的特定的社會階級。如果社會沒有這種情形，例如共產社會或中世手工業時代，無論何人，雖有交換勞動生產物的必要，然沒有把人間勞動力當做交換的目的，所以勞動就不能成爲商品。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勞動商品化這件事，並非隨時隨地發生的現象，只不過是在一定的

時候一定的處所具備了一定的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所發生的事實罷了。這種模型的社會，就是築在『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階級對抗』上面的今天的資本家社會。在這種社會裏，個人在原則上，是商品（及勞動力）的賣主或買主，立在階級對抗上面，利害關係完全不同；關於這個場合勞動力評價的研究，就是剩餘價值論的出發點。固然，雖在這種社會關係裏面，除了勞動力以外什麼也沒有的無產勞動者，如果得了什麼仙術，能夠在這社會以外去求生活資料，那自然不必拿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到市場上去賣了；因此也就沒有經濟上利害的衝突，勞動商品化這件事，在他也便不會發生了。不過人類是如唯物史觀公式第一段所指示的那樣，『在生活資料營社會的生產的時候，就會加入一種離人類意識獨立的，一定的，必然的，生產關係』的；所以人類是要拿這種不得已的事情做前提，加入這種階級對立的關係裏去的，而且也要把勞動當做商品到市場裏去賣的。這樣看來，可知在馬克思學裏同唯物史觀對立的剩餘價值說，歸根也是築在唯物史

觀的基礎上面的了。馬克思自己在哲學的貧困上也說：「經濟學的範疇，不過是社會關係的抽象的理論的表象罷了。」又在經濟學批評裏說：「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裏，非把主體（即社會）常常當做觀念的前提預先思考不可。」如果要問：馬克思的價值論，是怎樣辨證法的？怎樣唯物論的？（即價值論是唯物史觀怎樣的應用？）只要看經濟學批評及資本論第一卷的商品論，就可以明白。在這兩本書裏：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具體的勞動和抽象的勞動，私的行爲和社會的生產，常常都放在對立的關係上來研究的；就是那個爲「價值決定的要素」的抽象的人間勞動，也實在是把最模型的資本家社會做前提，才認爲「價值決定的要素」的。

總而言之，說「馬克思學是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構成」的也好，說「此外還含有政治學說」的也好，而馬克思學的精髓，總是唯物史觀；沒有了唯物史觀，則馬克思的別的一切學說，也都不能成立。馬克思學，同唯物史觀一同成立，也

同唯物史觀一同消滅。所以我說：馬克思學，雖不僅是唯物史觀；馬克思學，却一本於唯物史觀。

櫛田君是日本有數的馬克思研究者，而且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篤信者。他這篇文章，很能把馬克思的真面目表現出來，所以我就翻譯出來供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朋友的參考。在我個人，原是同意於櫛田君見解的人；但我以為便於了解起見，也不妨把階級鬭爭說與唯物史觀分立（不是對立）階級鬭爭說，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政治學說，馬克思的國家觀及革命觀，都可以包括進去。

譯者附記

馬克思主義的最近辯論

化魯譯述

馬克思逝世以後，已隔着三十八年了。他的身世事業，雖然久已過去，但因為他是近世社會主義的不祧之祖，他的大著資本論，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聖書，所以他的經濟學說，到現在重新成爲爭辯的焦點。馬克思的著書是以艱深難讀著名的，要不是經過長時期的研究，休想懂得馬克思學說的精髓。因此各國的馬克思研究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很有許多不同的解說。各國社會黨雖然大多是用馬克思學說爲勞動運動的根據，但是裏面的派別很是衆多，對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說的解釋，並不是一律的。馬克思學說所以容易引起紛爭，也就是這緣故了。

以前的且不說，單把最近外國學者關於辯論馬克思主義的論調，約略介紹一下。最近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名著，有一部意大利人羅黎雅 (Achille Loria) 所著的馬克思論 (Karl Marx)。羅黎雅是意國吐林 (Turin) 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是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著有社會之經濟的基礎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Society) 及他種社會學書籍。馬克思論是他的近作，近來已譯成英文。在這書裏，他很恭維馬克思，只是保留着批評的權利。他以為馬克思是一個環境的反動者。馬克思也和但底、福祿特爾、擺倫、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和別的反抗者 (Rebel) 一般，是在安富尊榮的環境裏生長出來的。馬克思的祖先是猶太人，但是從他的父親——在德政府當差的官吏——起，已改入基督教了。馬克思幼年的家庭，很是圓滿，而且他幼年的一個知友，惠斯德灰倫 (Westphalen) 乃是一個貴族子弟。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和惠斯德灰倫的姊妹鷄尼 (Jenny) 結婚，她便是後來在外國和馬克思共患難的人，出嫁的時候，生得又美麗又漂亮。這樣看來，

馬克思的祖先，既是以善於儲積財富著名的民族，他的妻子又出於德國貴族，他處在這種環境之內，那自然莫怪其生出反動，變成一個革命的思想家了。

羅黎雅更說馬克思學說的一大成功，是在於建立一種進化觀的社會學。他把社會現象和社會組織的發展，構成進化的形式。這和斯賓塞的社會的不絕的向上運動，全然不同。馬克思的社會進化觀是一列長時期的環周，中間却屢次被革命的爆裂所間斷，這種現象和拉哀爾 (Lyell) 所建立的地質進化公式及佛賚哀士 (Vries) 所建立的生物進化公式，是很相一致的。

但馬克思不但是個進化論的社會學家，却又是個革命的社會學家。他希望改變對於貧乏的見解，在他以前，大家都會認貧乏是一種必要的不能除去的事實。像露俄的小說哀史 (Les Misérables) 裏所描寫的便是這樣。但馬克思却以為貧乏的除去是可能的，而且他以為勞動運動是除去貧乏的工具。

馬克思學說還有一個重要礎石，便是價值法則。他以為「勞動並不是一切財

富之源。』勞動不過能變換物品的價值而已。由雇傭勞動者而造成『剩餘價值』，雇主把剩餘價值取去，又作為資本，以劫掠勞動者。

馬克思的基本理論，便是唯物的歷史觀。他斷定『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只是階級鬭爭的歷史，』人的動作大半是受經濟動機的影響。封建制度與奴隸制度的滅亡，只因為經濟殘破的緣故。資本主義是因工業的發明和商業的擴張而起，這是無可避免的。不過照馬克思的預言，資本主義在將來也一定要成為過去的。資本主義滅亡之後，一切生產的工具都歸國家管理，『合作主義的國家』（Co-operative Commonwealth）纔始出現。但是從資本制度渡到共產社會，中間却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專斷。在這過渡時代，除由勞動者掌握政權，採用革命的專斷政策，別無辦法。但這是暫時的現象，過此以後，正誼的友愛的社會，便完全實現。貧乏消滅，人類便永久享平和自由的幸福了。

馬克思的夢想，據羅黎雅所敘述的大概是這樣。再看最近學者的批評是怎樣？

英國羅素於游俄回來，把在俄所得的感想寫成一書，叫鮑爾希維主義——理論及實際 (Bolshevism: Theory and Practice)。在這書內有許多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話，現在把最緊要的一段抄譯在下面：——

「決定一時代或一民族的政治和信仰，經濟的原因自然是很關重要的，但是把一切非經濟的原因一概不顧，只以經濟的原因，斷定一切的運命，而以為一無錯誤，這個我却有些不信哩。」

「有一種最顯著的非經濟的原因，而亦是社會主義者所最忽視的，那便是民族主義了……單看大戰中，全世界的傭雇工人——除極少數的例外——都被民族主義的感情所支配着，把共產黨的寶貴的格言「全世界勞動者，快快樂樂」已完全置諸腦後了。」

「馬克思派斷定所謂「人羣」(Man's herd) 只是階級而已，人總是和階級利益相同的人互相聯合的。這句話只含着一部分的真理。因為從人類長時

期的歷史看來，宗教乃是斷定人類運命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的慾望在於經濟的向上，這話不過比較的合理罷了。馬克思的學說，淵源於十八世紀唯理的心理學派，和英國正統派經濟學者同出一源，所以他以為「自私」(Self-enrichment) 是人類政治行動的自然要求。但是近代心理學已經從病的心理的浮面上探下去，為更進一層的證明。過去時代的文化的樂觀主義，已給近代心理學者根本推翻了。但是馬克思主義却還是以這種思想為根據，所以馬克思派的本能生活觀，不免有殘刻呆板之誦了。」

現在德國有個馬克思的高足弟子就是考茨基 (Karl Kautsky)，他在最近有二種著作，一種是無產階級的專政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一種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Terrorism and Communism)。在這兩書內，

他辨明多數派在俄國的行動，和馬克思主義不合。英國斯各德博士 (Dr. J. W. Scott) 的最近著書馬克思的價值論 (Karl Marx on Value) 裏更把馬克思

價值論全部推翻，現在且不說。又英國現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最近發表一篇討論工業國有問題的論文，大旨是說，據這次戰爭的經驗，工業國有的效果，委實是很壞。而且照俄國情形看來，勞動者很不容易得到充分的報償，可見馬克思把一切工業收歸國有的計畫，於勞動者也未必有利。這一位著作家的話，自然也不免有許多偏見，但是其中存着一部分的真理，這也是顯然的。

總之馬克思的社會進化理想，勞動階級勃興論，貧乏廢滅論，現代學者大概都加以承認，只是他的價值法則，唯物的歷史觀，武力革命的理論，階級鬭爭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計畫，却還沒成爲一定不易的理論呢。

東方文庫目錄

- | | | |
|----------------|--------------|----------------|
| 〔1〕辛亥革命史 | 〔2〕帝制運動始末記 | 〔3〕壬戌政變記 |
| 〔4〕歐戰發生史 | 〔5〕大戰雜話 |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
| 〔7〕華盛頓會議 | 〔8〕俄國大革命記略 | 〔9〕勞農俄國之考察 |
| 〔10〕蒙古調查記 | 〔11〕西藏調查記 |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
| 〔13〕世界風俗談 |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 〔15〕中國改造問題 |
| 〔16〕代議政治 |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 〔18〕領事裁判權 |
| 〔19〕新村市 | 〔20〕貨幣制度 | 〔21〕社會政策 |
| 〔22〕合作制度 | 〔23〕農荒豫防策 | 〔24〕近代社會主義 |
|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 〔26〕社會主義神髓 | 〔27〕婦女運動(二冊) |
|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 〔29〕家庭與婚姻 | 〔30〕新聞專業 |
| 〔31〕東西文化批評(三冊) | 〔32〕中國社會文化 | 〔33〕哲學問題 |
| 〔34〕現代哲學一變 |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 〔36〕心理學論叢 |
| 〔37〕名學稽古 | 〔38〕近代哲學家 | 〔39〕柏格遜與歐根 |

- 〔40〕克魯泡特金
 〔43〕處世哲學
 〔46〕科學基礎
 〔49〕新曆法
 〔52〕笑與夢
 〔55〕石炭
 〔58〕科學雜俎(四冊)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7〕美與人生
 〔70〕國際語運動
 〔73〕元也里可溫考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 〔41〕甘地主義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47〕宇宙與物質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6〕鑄錠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5〕但底與哥德
 〔68〕藝術談概
 〔71〕考古學零簡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 〔42〕戰爭哲學
 〔45〕究元決疑論
 〔48〕相對性原理
 〔51〕迷信與科學
 〔54〕食物與衛生
 〔57〕飛行學要義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3〕近代戲劇家論
 〔66〕莫泊三傳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81〕枯葉雜記

**Marxism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s of Histor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東方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九〇〇九分

